

漁磯漫鈔

掃葉山房發行

卷3.4.5

五
三

漁磯漫鈔卷之三

汪琬瑩少湖

制門大齊齋

雲間雷

琳曉峯同輯

卷之三

莫劍先治堂

寒香晚翠

明張寧靜之海鹽人。卒無子。有二妾。曰寒香。晚翠。剪髮自誓。不下樓者四十年。人以方之關盼盼。有司以聞。詔旌為雙節。釋明秀詩云。交剪雲鬟報主恩。鏡臺花落洗頭盆。同心誓死方洲上。霜月寥寥夜照門。一時和者甚衆。寧嘗過杭州。潑墨寫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圖。縱橫潦草。侍婢笑之。題詩云。閒尋敗筆作圖畫。小鬟立侍笑欲倒。山頭顏是土灰堆。樹根亂若蓬蒿草。所云小鬟。殆即寒香晚翠乎。

王廷用宮怨詩

王廷用佐天順乙卯舉人。賦宮怨詩云。芙蓉帳冷減容光。愁倚熏籠嬾著牀。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迴廊。廷用是詩載集中。侯官曹能始十二代詩采之。游用之夢樵詩話。謂南寧伯毛舜臣留守南都。灑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宮人題詠。年久

剝落不可辨識。其一署曰媚蘭仙子書。即此詩末二句也。當出好事者傳會。

題湖山圖

宏治閒。海寧陳王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能詩。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歐公短視

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烟雨不能然也。

天地梨園

西堂雜組云。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陳眉公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予戲作一對云。世界小梨園。牽帝王師相為傀儡。二十一史演成一部傳奇。佛門大養濟。收鰥寡孤獨為卹尼。億千萬人。遍受十方供養。

徐白雲

祐山檢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嘉靖甲辰。偕僚友坐吏部席舍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皆平平。後徐七橋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為徐白雲。

用落帽事

東坡重陽南鄉子詞云。霜降水痕收。淺碧粼粼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為奇特。

泥塗驛壁

謝無逸春思江城子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颼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烟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此詞。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為苦。因以泥塗之。其為人賞重可知。

會稽女子

山陰徐緘伯調曰。會稽女子題新嘉驛壁詩。傳播久矣。今年春暮。施尚白愚山學憲乘傳止是驛。特徵遺事。有老驛卒出應云。萬曆四十七年。有某將軍過宿。旦發甚早。身實司供具。收器物失一錫燈檠。最後得之屋角牆陰石碣上。則詩在焉。蓋其女是夜秉以作書。即置其處。而卒遂言其狀于人也。卒秦姓。名登科。年已七十餘矣。顧今尚在。誦詩及序甚詳。愚山既為文記之。石并和其詩云。環珮魂歸何處遊。若耶溪畔路悠悠。生前不作鴛鴦夢。定化孤鴻叫隴頭。余亦有作云。郵亭雨過綠苔生。使者風流萬古情。白髮五朝存驛卒。紅顏雙淚濕燈檠。燒殘銀燭心同死。題罷新詩日漸明。往事徘徊何限恨。神宗時節本昇平。

前輩長厚

有一學究設館鄉曲。輒稱錢鶴難我門生也。主人以此甚敬之。忽一日。錢訪主人。學究大窘。乃往舟中謁錢。長跪請罪。錢云。有何不可。頃之登岸。即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後學究入城謁謝錢。錢因語之曰。嗣後慎勿復爾。前輩長厚如此。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韓生夢雲。授經于邑之藍田。過石湖山。見遺骸。哀而掩之。是夕宿藍

田書舍一童子歟扉投刺曰娘子奉謁俄有麗人立燈下歛衽載拜謝掩骼之事問其家世曰楚人也姓王氏名秋英字澹容元至正間從父之任遇寇石湖山投崖而死今得與君遇亦夙緣也遂薦枕席生還家英復遣童子遺詩云朔風振撼似瀟湘滿樹歸鵲噪夕陽不見王孫停駟馬惟聞牧豎喚牛羊荒山野水悲長夜懶髻疏容怯凍霜漠漠陰雲愁黯黯幾時相對一爐香明年寒食生攜雞黍奠英墓上少頃英至藉草痛飲謂生曰妾懷君之子將免身矣請從君而歸乙丑四月產一子復謂生兒為鬼子里人觀者如堵恐不便于君妾當歸楚寄兒楚人後十八年圖相見也乃作留別詩曰兩年歡會夢魂中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無情催去燕關河有信寄來鴻劍沉延浦光終合瑟鼓湘靈調自工他日扁舟尋舊約夕陽疏影楚雲東萬歷壬午遺書招生曰兒寄湘陰朱黃橋家亟往覓之生遂抵湘陰叩朱氏朱氏言歲乙丑有神女叩門以白布裹兒題血書曰閩人韓夢雲子後十八年當來君其是乎兒名鶴箕為朱氏第三子父子抱持慟哭遂更韓姓仍留楚就婚于易氏將發英復至偕歸閩踰年別生與家人曰緣盡矣揮淚而去

捕盜魁

雲間洙涇鎮趙穀。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劫盜公行。乃檄穀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偶于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即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瞽者回面而避。穀曰是矣。即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穀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酒脯相款。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盡。穀見其言詞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竟不至。穀復抵白下。詰其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留君牀頭矣。穀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匕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汗流浹背。從此不敢至南都。

崑曲

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腔者。自良輔始。而梁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喜歌之。梁名辰魚。亦崑山人。潘景升有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云。一別長干已十年。填詞贏得萬人傳。歌梁舊燕雙棲處。不是烏衣亦可憐。

荔枝紅

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枝紅。猶粵中以檳榔行聘也。曹能始學佞賦詩云。

嬌羞十五閑房櫳。風雨無端妒守宮。玉鏡臺前倚惆悵。郎家不送荔枝紅。

小相公

彭魯溪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太冲公。年甫八歲。常侍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為小相。太冲答云。竊比老彭。彭又令其背書。見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葉落。為恁風霜。太冲即云。燈心徹夜花開。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婿同登嘉靖甲辰進士。

目送美姝

王忠肅公翔。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鞋盃詞

楊鐵崖廉夫游杭。妓以鞋盃行酒。廉夫命瞿宗吉詠之。宗吉席上作沁園春一闋。廉夫大喜。即令侍妓歌以侑觴。因袖其藁而去。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淩波南浦。誰誇

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鞋盃歌

何孔目元朗。至閩門攜榼夜集。元朗袖中帶王賽玉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為戲。王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元朗擊節嘆賞。一時傳為佳話云。

鞋盃行

林雲鳳若撫長洲人。賦鞋盃行云。君不見楊廉夫。狂吟豪飲天下無。又不見何元朗。風流文采猶堪想。鞋盃之事久寂寥。誰能狎作烟花長。秦淮艷女字無瑕。為余笑脫乾紅鞵。酒閒突出華筵上。短窄纖新纔一綳。平生每恨舊裙低。今日分明見弓樣。綳絢碧縷香塵生。鳳頭鸞尾花盈盈。玉壺瀉處偏宜滿。翠袖籠來不奈輕。杯行到手翻成哂。兩頰紅蓮初著粉。暮雨朝雲釀已深。春風秋月對應盡。何須更築糟邱臺。尊中自有葡萄醅。何須更學邯鄲步。尊前便是巫山路。一掬雙彎嬌自持。千巡百罰醉休辭。絕勝飛蓋西園夜。不羨淩波南浦時。人生快意在行樂。且向青樓買歡謔。寶劍徒

令老仲升。金門未必容方朔。醉鄉恰喜傍溫柔。莫問城頭夕陽落。朱較書字無瑕。所著有繡佛齋集。

泛海

明時松人焦慎君。偕一僕海外商販。歸而渡海。舵壞。風飄至鬼山。有廟在上。中多白骨。廟內外白鏹遍地。不幸舟過其下。即為亂石所破。有死而已。于是乎有力者。剖海舟裂綿。編筏作歸計。焦亦令僕佐之。編訖。僕舉身跳筏。曰。官人不得相顧矣。焦號泣呼之不應。不意筏輕浪大。遙見諸人盡溺。而僕亦飽魚腹矣。所存惟貯水一器。頗巨。焦坐其中。解裙為帆。日啖生米。三日夜見漁舟。漁人翼至舟。知為閩地。月餘抵家。

燭影搖紅詞

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贅而來見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外議何如。客素滑稽。答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辛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荆釵記

王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為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

罪汝權實懲忠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記傳奇謬其事以蠱之

子墳祈夢

有一生科舉祈夢於忠肅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

夢瓜子

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子墳祈夢遇其鄰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為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矣瓜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爾語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開榜第一名即生也一夢也兩兆之矣

春桃記

黃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玉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

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氏也。

坐魚

杭人嗜田雞。即蛙也。憲聖南渡。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禁止。都人習此不能止。售者至割冬瓜以實之。置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又黃公度帥閩。宿戒庖兵市坐魚三觔。庖兵不曉。時林執善為州學錄。庖人問焉。林語以可供田雞三觔。庖兵納入。公度笑曰。誰教汝。庖以善對。遂館林于賓閣云。

譏文文溪

文文溪壁。文山胞弟也。仕宋為惠州知州。宋亡。降元。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

譏呂文煥

呂文煥游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文煥令賦詩。龍朗吟曰。老大蛾眉別所天。忍將離怨寫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文煥見之大怒。蓋譏呂負宋降元也。

況青天

南昌况鍾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禮部郎中奉詔書出守吳郡。為人剛介。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吳郡糧賦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田糧之重。無出吳者。遂奏請于朝。得減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戶部尋沮之。欲征前數。公即上章。其詞有失信於民之語。宣廟嘉而納之。民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歌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公在郡十一年。封章三百餘上。年五十九。卒于郡治。士民繪像祀于范文正公祠。量田

宋理宗朝。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時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成化初。邢宥為蘇州守。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心頗怨。有投書刺之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漁舟若過閒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

餛飩不熟

宋高宗時。饗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餛飩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饗人。

點絳脣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點絳脣詞。或問曰。歸夢濃于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葛敏修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句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翠妃

明宸濠內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居素英宮。素粧。翠妃者。居綠英宮。飾綠。翠能吟善畫。尤被寵幸。嘗咏梅花云。繡針刺破紙糊窗。引透寒梅一線香。螺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東牆。甚為濠所賞。後事敗。翠妃為人掠去。

婁妃

宸濠妃婁氏。性賢明。善吟咏。濠嘗作秋懷詩。有莫向西風問彭蠡。蠡渦怒欲起蛟龍之句。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濠令妃題樵圖。乃樵回首與婦語。妃題曰。婦喚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觸事諷諫。濠知其意而

不聽。及濠兵敗成擒。妃赴水死。

金龍四大王

謝公緒。會稽諸生。居錢唐安溪。謝太后姪也。三宮北行。公投安溪死。門人葬于鄉之金龍山。明太祖呂梁之捷。神顯靈。遂敕封金龍四大王。立廟于黃河之上。

佳對

對偶之佳者。如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闌干春晝長。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數聯皆妙合自然。

李易安

宋李易安居士。有投內翰綦公崇禮啟云。清照啟。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膏藥雖存弱弟。應門惟有老兵。既爾蒼黃。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說。惑茲似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僂俛難言。優柔莫決。呻吟未定。強以同歸。視聽才分。實難共處。忍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駟僮之下才。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彼素抱壁之將往。決欲殺之。遂肆侵

陵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局地叩天。敢效談娘之善訴。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難求。自陳何害。豈期末事。過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對。同凶醜以陳詞。豈惟賈生羞絳灌為儕。何啻老子與韓非同傳。但祈脫死。莫望償金。友凶橫者十旬。蓋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豈是人為。抵崔捐金。利當安往。將頭碎壁。失固可知。實自謬愚。分知獄市。伏遇內翰承旨。搢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克復。本緣陸贄之詞。淮海底平。實以會昌之詔。哀憐無告。雖未解驂。感戴鴻恩。如正出己。故茲白首。得免丹書。清照敢不省過知慙。捫心識媿。責全責知。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高鵬尺鷃。本異升沈。火鼠冰蠶。難同嗜好。達人共悉。童子皆知。願賜品題。與加湔洗。誓當布衣蔬食。溫故知新。再見江山。依舊一瓶一鉢。重歸畎畝。更須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茲塵瀆。案易安再適張汝舟。竟至對簿。啟在臨安作也。

輜詞

竹屋癡語御街行賦輜云。筠藤織就花紋細。稱穩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

濕文鴛雙履。要人送上。逢花須住。纔過處。香風起。裙兒挂在簾兒底。更不把。腮兒閉。紅紅白白簇花枝。恰稱得。尋春芳意。歸來時晚。紗籠引道。扶下人微醉。

厲德斯

曹泳侍郎妻碩人厲氏。方泳盛時。鄉里奔走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泳怒。帥越時。德斯為里正。泳風邑官脅治百端。竟不屈。秦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于泳。啟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

玉簪記

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云。清靜堂前不捲簾。景悠然。閒花野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閒來窗下理琴弦。小神仙。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為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竊鞵

陳淳祖為賈似道客。守正為眾所嫉。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鞵藏淳祖牀下。意欲并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答。繼